



韓

文

外集

全

廿五

七卷

一 賦  
二 書  
三 序  
四 解對記  
五 制 祭文 銘 讚 辭

16  
273  
25





同會  
攻印

和 10  
號 273  
卷 21

唐韓昌黎外集目錄

第一卷 室李外集書

賦 上 史 氏 與 將 書

明水賦 繼書俱文珍序

詩 送 浮 屠 令 廣 西 遊 序

張四藥歌

海 水 文 宗 賦 辭

贈 崔 立 之

贈 河 陽 李 大 夫

韓昌黎外集目錄

同會  
攻印



苦寒歌

議

請遷玄宗廟議

弟二卷

書

上賈滑州書

州上破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三首

弟三卷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蹤西遊序

弟四卷

解

通解

擇言解



對

鄂人對

記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安城驛

題李生壁

弟文卷

制

除崔戶部侍郎制

東祭文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東銘贊

高仙君硯銘

高君畫贊

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唐韓昌黎外集目錄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一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賦詩議論

明水賦

以<sub>レ</sub>玄化無宰至精感通<sub>レ</sub>為韻精

掌<sub>レ</sub>以<sub>レ</sub>夫<sub>レ</sub>遂<sub>レ</sub>取<sub>レ</sub>明<sub>レ</sub>火<sub>レ</sub>於<sub>レ</sub>日<sub>レ</sub>以<sub>レ</sub>鑿<sub>レ</sub>取<sub>レ</sub>明<sub>レ</sub>水<sub>レ</sub>於<sub>レ</sub>月<sub>レ</sub>以<sub>レ</sub>供<sub>レ</sub>祭<sub>レ</sub>祀<sub>レ</sub>之<sub>レ</sub>明<sub>レ</sub>盞<sub>レ</sub>明<sub>レ</sub>燭<sub>レ</sub>其<sub>レ</sub>明<sub>レ</sub>水<sub>レ</sub>於<sub>レ</sub>月<sub>レ</sub>以<sub>レ</sub>供<sub>レ</sub>祭<sub>レ</sub>祀<sub>レ</sub>之<sub>レ</sub>明<sub>レ</sub>盞<sub>レ</sub>明<sub>レ</sub>燭<sub>レ</sub>其<sub>レ</sub>明<sub>レ</sub>水<sub>レ</sub>明<sub>レ</sub>潔<sub>レ</sub>也<sub>レ</sub>取<sub>レ</sub>水<sub>レ</sub>火<sub>レ</sub>於<sub>レ</sub>日<sub>レ</sub>月<sub>レ</sub>欲<sub>レ</sub>得<sub>レ</sub>陰<sub>レ</sub>陽<sub>レ</sub>之<sub>レ</sub>潔<sub>レ</sub>氣<sub>レ</sub>也<sub>レ</sub>公<sub>レ</sub>貞<sub>レ</sub>元<sub>レ</sub>八<sub>レ</sub>年<sub>レ</sub>登<sub>レ</sub>第<sub>レ</sub>試<sub>レ</sub>明<sub>レ</sub>水<sub>レ</sub>賦<sub>レ</sub>御<sub>レ</sub>溝<sub>レ</sub>新<sub>レ</sub>柳<sub>レ</sub>詩<sub>レ</sub>今<sub>レ</sub>逸<sub>レ</sub>矣<sub>レ</sub>時<sub>レ</sub>禮<sub>レ</sub>部<sub>レ</sub>待<sub>レ</sub>郎<sub>レ</sub>陸<sub>レ</sub>贊<sub>レ</sub>典<sub>レ</sub>貢<sub>レ</sub>舉<sub>レ</sub>進<sub>レ</sub>士<sub>レ</sub>則<sub>レ</sub>賈<sub>レ</sub>稜<sub>レ</sub>陳<sub>レ</sub>羽<sub>レ</sub>歐<sub>レ</sub>陽<sub>レ</sub>詹<sub>レ</sub>李<sub>レ</sub>觀<sub>レ</sub>馬<sub>レ</sub>宿<sub>レ</sub>王<sub>レ</sub>淮<sub>レ</sub>張<sub>レ</sub>季<sub>レ</sub>友<sub>レ</sub>齊<sub>レ</sub>孝<sub>レ</sub>若<sub>レ</sub>劉<sub>レ</sub>遵<sub>レ</sub>古<sub>レ</sub>許<sub>レ</sub>季<sub>レ</sub>同<sub>レ</sub>侯<sub>レ</sub>繼<sub>レ</sub>穆<sub>レ</sub>贊<sub>レ</sub>韓<sub>レ</sub>愈<sub>レ</sub>李<sub>レ</sub>絳<sub>レ</sub>溫<sub>レ</sub>商<sub>レ</sub>庾<sub>レ</sub>承<sub>レ</sub>宣<sub>レ</sub>員<sub>レ</sub>結<sub>レ</sub>胡<sub>レ</sub>亮<sub>レ</sub>崔<sub>レ</sub>羣<sub>レ</sub>邢<sub>レ</sub>冊<sub>レ</sub>裴<sub>レ</sub>光<sub>レ</sub>輔<sub>レ</sub>萬<sub>レ</sub>瑞<sub>レ</sub>李<sub>レ</sub>博<sub>レ</sub>等<sub>レ</sub>二<sub>レ</sub>十<sub>レ</sub>三<sub>レ</sub>人<sub>レ</sub>中<sub>レ</sub>第<sub>レ</sub>其<sub>レ</sub>間



多知名之士時號為龍虎榜  
云唐人之賦固如此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或

者字無也字○詩天保  
蠲為一韓鄭箋吉善蠲潔也不貴其豐乃或薦

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事

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

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桓氏候清夜桓音

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

作祭祭或作祀○周制大司樂冬至之日祀天  
於地上之圓丘夏至之日禮地祇於澤中之方

丘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淮南

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謝莊賦曰  
以陽德月以陰靈周禮司烜氏云云見題上  
注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方諸  
見月則澹而為水注方諸陰燧木蛤也熟磨  
令熱以向日則水生銅  
樂受之下水數石也視而不見謂合道於

希夷抱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

無生或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孟子  
注離婁古

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  
離朱索遺珠即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

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  
既齊芳於酒醴或

作高按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則明水  
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也此蓋以其都  
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詎比賤於潢汚  
左傳潢汚行潦



之水可薦於神神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

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

為易既濟東隣殺牛如得其室明水之薦斯

在宜或作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

麤粢之名實處樽罍之器降於圓臝殊匪金

莖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金莖本靈

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建章宮承露盤高

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

乍似蛟人之淚年或作巳出自方諸

居而能織曾寓人宿既將以贊于陰德配夫

陽燧配上或有三非獨夜寂天清煙消氣剛桂

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駝設監以取

水伊不注而能盈罪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

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

在空氣應則通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在或

於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也義或作道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聖或作論虎或作武蓋當時程試選太祖諱



淮南子虎嘯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  
而谷風生是以驗聖賢或作庶令知  
至公是聖真黨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  
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或本刪去今恐似公少作姑存  
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  
字○王司馬不詳為誰貞元中  
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  
作此不能知其  
作之時且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  
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黃鍾家即富貴  
家也猶言黃鍾鳴  
鼎食之  
家也溫馨熟美辨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

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  
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金靈性或  
作性靈欲將雙  
頰一歸紅綠窻磨徧青銅鏡輪或  
作稀一罇春酒  
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  
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水下或八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  
無此是之地有還歸之典豈貞元  
及第後歸江  
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

列子夸父逐日渴  
欲得飲云云膏肉  
所浸又生鄧林鄧林  
彌廣數千里焉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



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長鄧有垂夫鵬。事見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躡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躡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宐。不自宐或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儵。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从文苑英華。公集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

評事有醉，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為公逸詩。今亦附錄。後云。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錢六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裏飯來一笑相此詩同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管者十日，雨子桑若寒。山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

寒或作來寒且非是屋或作房。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或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舉其詩馬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日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  
 也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莊子嘗為漆園吏  
 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  
 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  
 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

贈河陽李大夫

李大夫疑為李茂德  
 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  
 年十一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  
 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  
 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  
 屠繼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

友墓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  
 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之矣公嘗自言  
 十三而能文  
 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

空一來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  
未今按由猶古字通裘破氣不暖

馬羸鳴且哀表破或作破表氣或  
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

重空使劍鋒摧結處悲中却  
上有壯氣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  
作半夜豈不有陽

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  
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憂重



表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葛製神

所憐神所或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

年日或作需明

贈同遊者見正

請遷玄宗廟議蜀舊志或無廟字非是

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賞祖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穀梁傳天子至於土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咸有一德商書篇名孔安國傳天子七廟必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亦

祭五代或作事或作祭五代或作事七世

廟五代亦即禮所稱諸侯又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籙通規祖

而五代也

功宗德不在其數廟或國朝加廟之制法周

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

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

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或應



作造有區夏義司周之武王武王下或其下

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

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

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人廟禮合祧藏太廟中弟一夾室每至禘

祫之歲合食如常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

禮稽命羅二二二二謹議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

范蠡格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

此三篇朱子皆从舊本刪去但范蠡格大夫種一議孫何稱之為意出千古理振中聲不識何以遺之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九終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上賈滑州書

舊史賈耽以貞元二十二年改  
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  
義成軍節度使書稱年二十一則貞  
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  
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  
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邪○詞意  
俱落落  
自喜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  
贊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贊



而諭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首下同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無既字○山海經豐山有鐘鳴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文十一年按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十歲而讀書十一而能文二十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非是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食和發英作唐德充簡棄詭說保任臯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

而鳴哉

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元德之首也

徒以獻策闕下方

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

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途旅

僕或作借逆上或無之字○海旅字

出左傳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

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

敢不從

從或亦作退

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破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破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

云此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臚以罕行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員外郎或畧之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



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茅坤曰昌黎公遇而不遇其書如此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章昏實知之失下或無行字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

字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

廢耳任且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或以

作已廢上或有之字不疑當作必且執事始破文之明日浮

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

從來必言其有自下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

士之應此選者二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

人而已而愈在焉不言或作不云及執事既上名之

後三人之中其一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

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中下或無其字固上或有則字果或



作單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  
下同時垂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  
 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  
 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凡在京師八九年  
 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舉於大夫士之口  
或無譽字於或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  
作一或無上字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  
 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  
 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

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欲事干謁則患不能  
意人乎或並作乎人小書因於投刺欲上或有夫欲學為伎則患  
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  
本傳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十日使其  
躬僂如不終日且諸刑作如然不知古而如  
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  
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君子  
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  
左氏室如縣聲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  
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  
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  
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瀉之李善  
文選乃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為義去



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  
 詳之朱子曰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  
 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  
 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  
 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  
 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  
 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  
 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  
 有榷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爲磬而杜氏誤  
 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  
 不足據以爲說今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併論之附見于此

度時猶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

成而又之歎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  
 歎而益先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  
 老成之可尙也明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謂歎而不亾也已或作念亾或夫今之  
 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  
 已或無夫字遺或作得一名獲一位則弃其  
 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  
 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歎而遂亾位或作官  
 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尙十四



年豈為晚哉今上或有二年始字行之以不息  
 要之以至死豈上或有矣夫字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  
 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已  
 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或作  
 如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儼屋賃僕之資無  
 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  
 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糲蘭末屬賴一音  
 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  
 事無顏色言謔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

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字或有者  
 字愈下或無也字顏色言語或作言又懼執  
 語顏色爾或作耳以默或作默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  
 事多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  
 事察之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也字庶或作幸之下或無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刪說見前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

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  
 又渤有傳字潘之刻志於學隱少室  
 元和初戶部侍郎李英諫議大夫韋  
 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



南少尹尹杜兼遣使特詔幣即山數促  
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  
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矣施彼  
賈也猶能忘心已愛君臣雖欲益榮以  
濟所不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云云勃心善其言始出家  
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即  
此書也然公當為河南令而未嘗為  
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破  
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  
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  
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和九  
年起為著作郎太和中終  
太子少賓客○委曲頓挫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  
伏承天恩詔河  
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

並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

言如不得聞小大或作大小自即大位已來

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年即位至此所施

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艸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艸或作山人新書作子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

世非太平之運歟愈或作某於或作于生下

茲非太平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

平世歟



貶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  
 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  
 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用而兵者  
 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若此時也拾遺公不  
 非是而兵或作與兵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  
 矣若上或有不管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  
 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  
 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無足跡字  
 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

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  
 踴躍悚企傾刻以冀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一字利下或無加  
 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  
 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字拾  
 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  
 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  
 無則字○茅坤曰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  
 此此一轉劫得好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  
 人施也起下或無使字也或作由拾遺公而

韓昌黎集外卷二



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  
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而下或有長字  
新書作諦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各軀案  
希仁集中不他見公  
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前獲書  
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  
言史事云其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  
書藁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  
以公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  
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  
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  
其嘗為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

章之甚紕繆者如此史不之稱而以  
加諱辨毛穎傳諸作誣矣說張九  
成曰此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  
不專在長禍但恐襄陵足以貽禍故  
遷就其說而失之泥室為子厚所  
也茅坤曰懼作史之禍非也孔子善  
善惡惡一百四十年之間何以至今  
與天地並昌黎不及作從而為之辭  
大不可怪也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

或無此九字或作某  
月日韓愈白劉君是

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  
為凡史氏褒貶太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



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或復出實錄二字見

下或有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歿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

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歿者一人南史氏聞太史

盡歿歿執簡以往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剛

聞既書矣乃還司馬遷與任安書左

氏失期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班固瘦歿

愈諸本誤作疲或作廢皆非是○漢

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神鏡以事捕固固又獄

中疲囚以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

飢寒歿也

為觀閣今史著三國志遺父疾使婢侍

藥鄉黨以為貶議後以母憂母黃言洛陽

壽薄其志又坐不歸葬竟被貶議

官著作令為虞預所斥竟以謗黜歸歿于

家所著有晉書九十三卷刪補蜀記七卷

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脚疾居

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陸今獲江南獲士

纔一人有半耳所著有漢晉陽秋又十四卷

崔浩范曄赤誅赤或作赤族二字浩字純

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

宗宋人刪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

嘉二十一年魏收天絕起著後魏書百三

十卷北齊後主武宋季王誅歿為北平王



學按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足下所稱吳兢

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

者○疏按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八卷夫為史

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

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

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復出

卒字○司馬遷傳卒卒無須僕年志已就衰

退不可自敦率或無此

或無此

字然按此二字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

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

戚者狼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

迫蹙令就功役也他上或無字賤不敢溢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

見且一作自傳聞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

謠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

信而可州州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字若無

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



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上或

有可字非是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

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唐上或無聖字決下

落落抵天地而無必字或因槓子厚書云磊磊

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乃誤加必字耳今从

槓集作軒从舊本去必字又今館中非無人

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

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或脫不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與或作名顛或作巔師或

皆無惟嘉祐小杭本有之而方崧卿

校本又列于石刻之首云二簡皆邀

速常語初無崇信佛法之說蓋欲存

此以明世間別撰問答之偽而不怪

跋語之故其跋云文公與顛師書世

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

久而後獲其以繫離為大傳謂着山

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遂為退之

言是歐公作以易大傳之名與已意

合從而實之此通人之一蔽也東坡

固深論之以為退之之喜大顛如喜

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

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片斷雖退之

家奴僕亦無此語今士人又於其末

能作又誣水叔矣然其偽安三尺童

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乃晦庵朱子



靈山禪院并韓書末題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名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添俗謂傳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元祐七年所刻故其年謬如此況二書俱淺陋不成文理不過因退之與孟簡書自山名至州郭數語而傳會之者蓋其人陰崇其道或其徒之所附和爲之如方氏所云別撰問答等語云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入顛云教人遠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又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此二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位而來此爲官邪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永叔跋云韓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故吳源明云徐君下見介父力不爲

退之故作此文周端禮亦云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十四時戲爲此文今悔之無及或又云張繫所殺其別傳記載之妄已不辨而自明安知此二三書非別傳記載之類邪方氏雖附歐說亦知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高道又曰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假使退之崇信其說如此即答孟簡書何云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退之不爲也況當時有湖本韓集曾不見此書使靈山在唐卽有此刻則集時何不編入乃俟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得之以顯於世乎其不可爲退之之所作無疑矣直刪去之可耳然特以朱子所收姑存之而併著其說如此○何孟春日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

韓昌黎集外卷二



見其所以與書及與孟簡書而朱子為  
 及論之議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  
 排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  
 孟氏處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  
 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楊墨如  
 孟氏言楊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  
 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  
 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唐  
 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彼茲  
 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  
 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  
 世莫枝者知籍湜輩不能不教去耳  
 退之門人何似而敢冀道由已而傳  
 邪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其摧  
 折自毀以從於邪之言如之何可誣  
 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令人必人書必火  
 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勤也

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  
 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  
 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以正  
 人心於是為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為  
 之先者是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  
 謝游揚議論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  
 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釋  
 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  
 十年視諸公為最久後歿於伊川二  
 十年與楊為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登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  
 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湜輩之不叛  
 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  
 竺觀音於郊外尹與往或以為問尹  
 曰眾人皆迎其安敢違眾又問然則  
 拜之歟曰固將拜曰不得已而拜之  
 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  
 而拜之矣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為



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  
和靖在虎丘每且起頂禮佛念金剛  
經有候靖和靖者值其看金光明經問  
何故看此日母命不致違乃知迎觀  
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  
敢違眾邪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悍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靖蓋不能免  
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  
子其然乎此春之所  
以有感於昌黎也

愈啓

或無此  
二字

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

有伏字  
熱下或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

見顏

切或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懇  
切之意此下大率多从石本云緣昨到

或本  
無儻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

能以下十字○四語鄙甚已帖縣令具入船

奉迎日久竚瞻

帖或作貼久當作  
反竚據石本作佇

不宜愈白

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  
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如此書無論為偽  
作者即果昌黎  
手筆亦何趣味

愈啓

或無此  
二字

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

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

敢望也

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  
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

至此

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

或無  
儻惠

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旬來晴明不甚熱儻  
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旬以



下乃下篇論  
定从石本  
不宜愈白  
據石本無愈白字今  
與前書同但

云六月  
初二日

愈啓或無此惠勺至辱答問珍悚無已今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論論或易大傳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

而見邪或無易大二字曰一作云據石本意

而無終而二字大抵石如此而論讀來一百

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

通一字疑蘇氏所謂不如親顏色隨問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對之易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



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

顛或作巖或無師字無義字城作州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

自或作似然細破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為矣而非非通道四字屬於於行字之下又以獨為自勞於一來安於所適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

道故如是

於或作于適或據石本與舊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破之乃如此然則或之所發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畧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

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或以如為此亦石本誤

不宜愈頓普

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三書同但云大顛禪

七月十一日不知韓公之與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楊慎曰朱子語錄

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爽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按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艸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為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康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八禱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爽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卜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唐韓昌黎外集卷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三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隴西公董晉為汴州陳

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中常侍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樊汝霖曰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謹邪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

漢書注留本下屬邑後為陳所并故曰

陳留今屬河南開封府

屯兵十萬連地四州

唐陳留郡宣武節度



使所治汴宋亳穎四州隸焉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

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

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

右屏翰或作翰屏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

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

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

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

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

美危疑或作疑危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

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作于

或無青字命其屬咸作詩以鋪釋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安或作閒非是冲天鵬翅

闊報國劔鉞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

補公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遣忠孝兩

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韓

醇曰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日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



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  
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  
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非釋老為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令  
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浮游徜徉  
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木始不  
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一作裳其有尊行美  
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  
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樹或作植有  
中或作中有  
古下或有人字乘閒致谿促席接膝譏評文  
風下或有可字

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

或無乘間致密四字而有及於是乎吾忘令

字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

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

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

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筆典瀟灑有  
月浸寒潭雨

與路鵠秀才序

送路鵠贈別二序語上意  
無倫脫誤不可讀如且  
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  
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

贈別序

說已  
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狀

種蠹議毛仙翁序  
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舊本之有外  
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係偽也  
今並刪去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三終

曹韓昌黎外集卷第四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解對記

通解

此文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  
錄中所載當知其為公文也洪慶  
善曰通解釋言解鄂人對或云皆少  
作故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  
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  
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歿  
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此句疑脫誤他下或  
有人字○楚辭如脂



如韋以擊楹注臍肥澤韋柔軟也其豈非亂殺賊名之術歟

亂或且作害不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

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地下有或

非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

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

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

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雀者

況其小者乎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

由為之師也為之或作之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

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

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

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

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

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為之

師也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

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周或作殷或以或無以字故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

而歿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故後之人



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  
 小者乎故或作於是義或作於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  
 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  
 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凶而其教存扶持  
 天地功亦厚矣於下或無百字存下或嚮令  
 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  
 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  
 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先而同塵安用  
 餓爲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

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  
 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  
 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是下或無則字今下或無必字  
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嗚呼今之人  
 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  
 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或今恒人  
 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  
 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  
 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



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

或無其矜二字○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盈徑寸純白而夜

光可以燭堂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

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

亦字也或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

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豈不由聖可慕而不

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上

也字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

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

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

為獨行且曰我通向如聖人進修或作中人

周字同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入而

字疑衍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為上或

擇言解

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以

緘默苟密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



矣。可鎔可醜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  
 為災矣。平或作於或無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  
 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  
 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乎或作於言起於  
 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  
 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之不陷於灰  
 燼矣。陷或作蹈或作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  
 能使之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可字言既我禍即無

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  
 或有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  
 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鄂人對

新史李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多排肉以進或給  
 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  
 益於時  
 俗多矣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鄂胡古切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鄂唐京兆  
 縣名今屬陝西  
 乃本其自於鄂人曰彼自剔股



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其門或無其字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一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苟不傷此未聞字恐衍或若是若夫字之類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歿而為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歿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

不孝得無甚乎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滅是字疑是且字滅絕或作絕苟有合少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有既以少字曷下或無足字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或謂之當作會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覆於市而已黷於政況



復旌其門其為憂或作其憂非是

南府同官或無府字記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

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

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為

可信者其叙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

逸之作矣如此文極高古正集偶爾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貞元

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

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

字君齊河東人

公字

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烈或作例或作列

觀太宗開元玄宗也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

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

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有吏字然

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無

同時一字或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

相者二人裴顧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

馬之盛則此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我公

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盧公



子交范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

客榮陽鄭公汜音凡相國上或無故字非是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

公沒之謂也○汜水名前漢渡兵汜汜是也鄭公餘慶字居業榮陽人於陸渾

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相國

作今相國○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

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故下二本或有相國字今以下

文或之非是○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

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五月邁自左丞同平章事

至十一月二十二年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

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餘慶

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

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為府從事貞元十四

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

罷為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

丞同平章事元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

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

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貞元十

四年七月罷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

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

小連為京兆尹十八年六月我公去府戶長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

韓昌秀集外卷四

八



馬遂為節度使

均去府為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

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

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

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

在上或有布字○轉入官業所託有我公愿

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

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曾祖行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厥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

且至帥或作托開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不

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

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

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

初也雖上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而字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

亦有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又年始立石

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聞上或無有字

○既又年謂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

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作是○元和三年四月

是歲九月庚寅出為山南東鄭公以工部尚

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八月餘慶自工部尚



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趙公以吏部尚書

尚書啓及送鄭兩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

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漢南地連七

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隋唐安均房七州

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

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無之字江陵故

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

盛矣其盧顧外矣故止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是記為裴公設故一句收住或作五城驛記下或有愈代

記宣城驛姪孫作五字宣城唐襄州

縣名今屬襄陽府公嘗有楚昭王廟

詩云丘園滿自衣冠盡城郭連雲艸

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宣城內內下或有復出宣城字

都即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或無昭字開元二十一年初置

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必

飲者必恙也更號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

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歎城東陂臭聞遠

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渙者避之起下或脫

韓公井今圯於河



堰字臭陂上或有日字○白起堰今在縣南  
 十里故襄城內一名龍池臭陂在故襄城  
 東一名臭湖按秦白起攻楚立堤壅  
 水以灌鄢郢壞人多溺死臭聞遠近  
 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  
 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楚下  
 昭字各或無陽字○于太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  
 或作始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傳順也詳見正集舊  
 廟屋極宏盛今惟州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  
 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  
 王居也後或復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

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城或作城朝或作廟多甄可

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

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

為助殺甄氏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

伴御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正集答元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序得淋漓便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

今十四年矣

邳或作邳非是○下邳唐貞觀

屬淮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



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  
 子咎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  
 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  
貞元十六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公府推官將西居於洛陽沈舟  
 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  
 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枝叔司馬相如之故  
 文商丘或作商州非是○清泠池在今歸德府東梁園內梁孝王所鑿文雅臺府城東  
南世傳孔子適宋與羣弟子習禮樹下即此  
又顧況詩梁孝王時鄒陽司馬相如輩燕集  
倡和且自文雅之臺商丘陶唐氏遷闕伯於  
商丘即此修竹園即梁園九域志東苑中又

有脩竹園枝葉賦脩竹檀欒夾池水是也微  
 子廟舊在府城西有唐賈至碑記今徙建他  
 處鄒枝相如久立於廟陞廟陞間或作廟  
 皆梁孝王客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頌  
祀成湯之詩睢陽有臺城湯所都也其後武  
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歧父者得商頌  
十一篇於周之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  
 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溼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  
 四日昌黎韓愈書

韓昌黎集外卷四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外集卷第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制 祭文 銘 讚 牒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二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逸之也公掌綸誥十年惟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豈其然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周禮地官太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續韻府以德榮為國華具



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敏清而容

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

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通典中書

舍人以其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

於及貳儀曹升擢惟允儀曹禮部也羣嘗為禮部侍郎故云

茲令德諒然休聲茲或選賢與能于今雖重

撰才均賦自古尤難雖或作惟重或作盛均或作經往慎乃

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

祭董相公文祭下或有汴州字。董公名晉退之時為汴之觀察

推官晉堯之二日而歛既歛而行於

行之四且公從喪至九便師而汴軍亂

此文公與一時僚吏共為文以祭於

喪之將行也其名位具載本蓋然陸

長源孟叔度皆於軍亂之日惟退

之能自免者也。最簡外致亦渾渾

焦竑曰文具密切只未處濁流渾渾

有關其邪填道歡呼公來之初四語

其追憶生一卒何等妻絕

維貞元十二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

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太

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  
 史襄行丘頴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又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而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  
 降唐邦錫之元臣坤或作神昌生或作生庶肫肫元臣其  
 德孔碩肫肫或作肫肫或作肫肫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容不陷或作不陷不諂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蔽下別

出不讎二字不求其盈不致其蔽盈或爰立  
 與上求字叶作相託謨實勤立或初出若無辭疇德之間德  
 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得  
 貞元十一年六月晉為東都留字廼去厥疾廼施厥膏不知  
 其勞驟寡以饒維管浚郊厥亂維舊若厥亂  
 維舊或作維亂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  
 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  
 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邇  
 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



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歿矣  
 人誰與安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濁流  
 渾渾有關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  
 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  
 庶享其誠成盛音尚饗

雷塘禱雨文

本楞子厚所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濟川文○石洪字

濟川河南人為京兆昭應尉  
元和七年卒遂葬于其所茂日客葬  
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景為文  
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有補  
 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惟君學成于身  
 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作知命  
 或作見命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  
 上或無之字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或  
 知曰有義何害今按諸曰景與愈與游為久  
 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愈下有也字為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  
 哀悽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稚按此本古



侯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竈誰附  
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當誌其父武墓有子日次卿即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與平尉文日次卿未死無以妻于為念其孤之意厚矣無多語却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

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

於一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若作於斯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

聞吾此言否君上或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天壇即圓丘也按長安志唐長

安明德門東南一里有更衣殿基又東南一里有一圓丘高一十二尺周回三百六十步分三級十一分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

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死平聲○漢書武帝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踠



石汗血顏師古注賜石謂

高君畫讚

翹按硯銘畫讚俱為高君所

筆若歸退之則尚屬疑信之間朱子

乃以前文為退之無疑而此獨以為

不然亦

所不解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

源卷璞含白瑳瑳

說文瑳玉鮮遺紙一張德

音不念

潮州請置鄉校牒

東坡潮州廟記謂始

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

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

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

不知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

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

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

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

百十數年非是貢試下人吏且不識鄉飲酒

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

縣之恥也

或無耳與目字○唐制鄉舉試試



陳子祖豆備管絃牲用少年歌鹿鳴之詩與者艾叙少長焉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

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

文章能知先王之遺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

氏可以為師矣師下或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為衛

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

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

給學生廚饌舉或作學

直諫表 說見弟三卷

論顧威狀 同



